

# 狼烟 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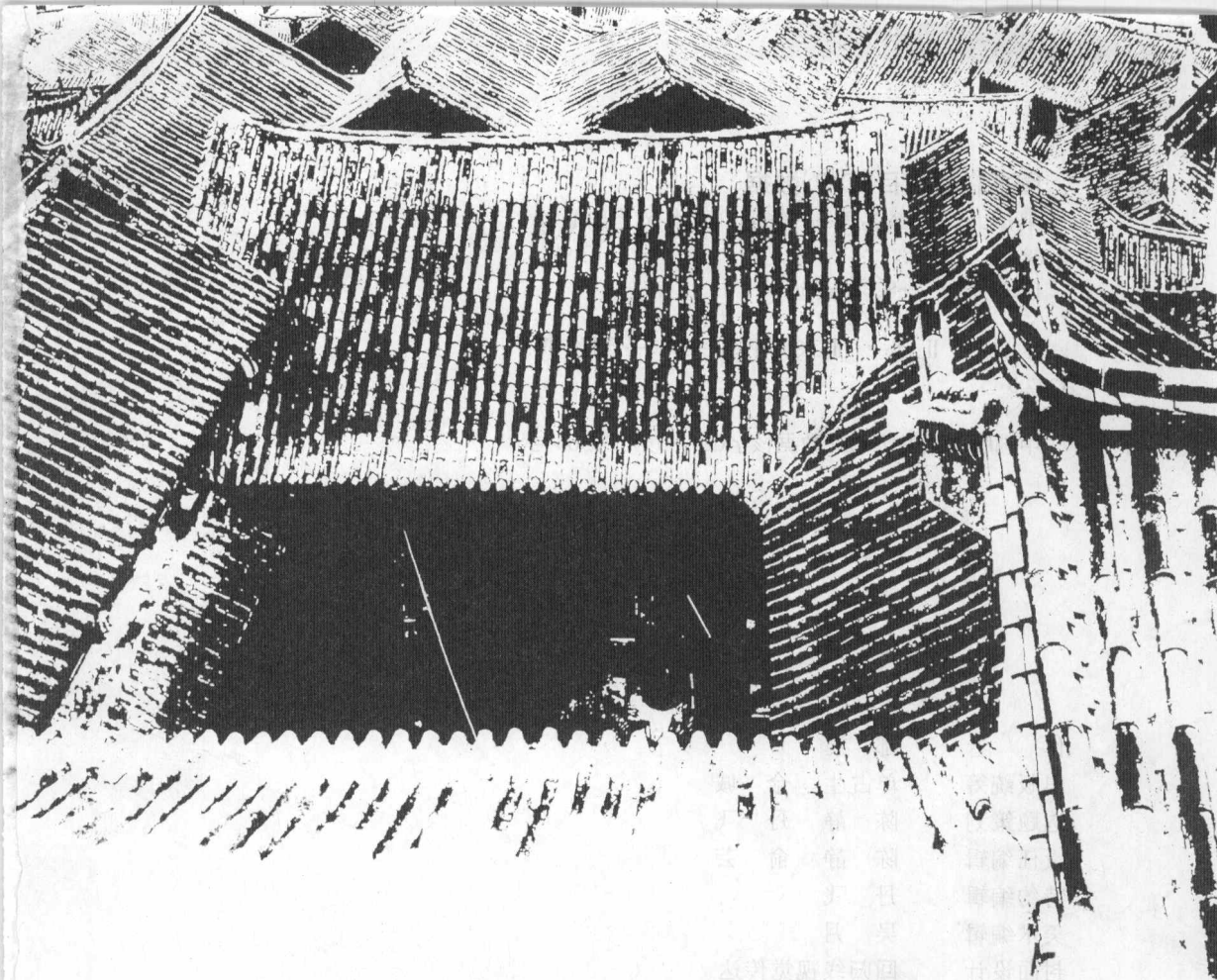


都梁★著

狼烟不灭，军魂永存！  
都梁精确还原抗日战争的烽火狼烟

据此拍摄的大型电视连续剧成为年度热点文化事件

河南文艺出版社



# 烟因 狼北平

都梁★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狼烟北平 / 都梁著. —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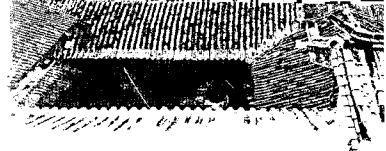
ISBN 978-7-80623-956-8

I. 狼… II. 都…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6566 号

作 者	都 梁
出版统筹	单占生 金 城
选题策划	陈 静 丹 飞
责任编辑	陈 静 俞 芸
特约编辑	丹 飞
美术编辑	吴 月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责任校对	杨彦玲 于 朵
发行总监	陈霖霏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鑫苑名家 11 号楼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a href="http://www.hnwyCBS.cn">www.hnwyCBS.cn</a>
承印单位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mm × 1000mm
印 张	25
字 数	67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956-8
定 价	35.00 元



## 第一章

深巷胡同。

胡同内行人稀少，只有一两个小商摊，偶尔有磨刀人走过时留下的一阵铁片的刮擦声，静谧而神秘的氛围。

胡同内的路边修鞋摊，徐金戈正低头补鞋，摊前坐着一顾客。徐抬头机警地望斜对面的笠原商社。徐金戈，国民党军统特工。

笠原商社门口，高台阶上挂着“笠原商社”门匾的朱红色的大门紧闭着，大门两侧各立有一个石头狮子，显得很排场。

徐金戈收回目光，继续低头补鞋……

大栅栏繁华街道。大街上熙熙攘攘，车来人往，店铺林立。

白府家奴德子在街边糖葫芦摊前叫卖、收钱：您拿好了，您慢走。哎——冰糖葫芦……

方景林身着警服在大街上巡视着，他目光炯炯步履稳健。

方景林，北平市巡警，中共地下党员。

方景林似在不经意间慢悠悠走近糖葫芦摊：德子，忙着哪，白连旗呢？

德子：哟，方爷，我们家主子屋里歇着呢。您找他有事？

方景林：嗨，他倒是清闲，我记得他不是刚卖了他们家一处祖宅吗？怎么又没钱了？合着没家底儿卖了又让你支这么个摊儿？

德子压低嗓音：我们家主子媳妇跑了，带走了孩子不说，还卷走了银子，您说这不闹心嘛！

方景林：哼，我要是他媳妇早跑了，还等得到今天？瞧他那德行，成天价提笼架鸟斗蛐蛐儿、捧戏子，正经事儿一样不会做，靠吃祖宗荫德，迟早有要饭的那天。

德子不满道：方爷，您别咒我们家主子呀，他那是一时走背字儿，没准儿哪天又煽起来呢，贵人自有天助。

方景林不屑地：嘁，那你就等着吧！我看呀，你挣钱还赶不上他花钱快，守着你这糖葫芦摊儿保不齐也得饿死他，还煽呢，往哪儿煽？往地沟里煽去吧，你呀，纯属贱骨头。

德子咧嘴笑道：别价，方爷，主子就是主子，早先好歹也是提笼架鸟的少爷，那是富贵命，奴才永远是奴才，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自个儿的身份。哎，要不您也来串糖葫芦？不收您钱。

方景林挥挥手：拉倒吧，我还有事，忙着呢。回去告诉你们家主子，得想法子走正道儿，他那么个机灵的人，随便干点什么不比坐吃山空强啊，走了啊。

德子点头哈腰：哎，得，您忙，您慢走，回见了您哪，方爷。

大栅栏某街道上，绸布庄、戏园子、茶馆说书的、算命的一一呈现。广义轩茶馆门前，方景林抬头看看茶馆牌匾，又警觉地四周打量一下，步入茶馆。

# 狼烟上平

某小酒馆。

“砰”的一声，两只小酒盅碰到了一起。

文三儿：来，二顺子，走着。

二顺子：走——

文三儿、二顺子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文三儿三十六岁，但面相有点儿显老，肿眼泡，单眼皮，小眼睛总是红红的像兔子眼，眉毛短短地呈倒八字状，脸色焦黄，面皮粗糙，还有几粒浅麻子。

文三儿是聚宝阁古玩店拉包月的人力车车夫，二顺子是以卖烤白薯为生的小商贩。

二顺子忙着续酒：文哥，说实在的，我打小就敬重您，您呀，是有本事的主儿，平时还不显山不露水，还不嫌弃咱一卖烤白薯的，我听说行侠仗义的江湖好汉都这样。

文三儿：二顺子，你知道哥哥我为什么陪你喝酒啊？

二顺子：那是哥哥你看得起咱，给咱脸呢。

文三儿：嗯，这话不假，文爷我虽说是个臭拉车的，可让咱看上眼的人还真不多，你小子算……算一个，要是换个人请我喝酒，姥姥，咱还真不给他这面子。

二顺子：那是，那是，文哥，咱们谁跟谁呀，我呀就爱听您讲故事，老没听您说了，心里怪痒痒的。哎，上回您说跟燕子李三是拜把兄弟，还没说完呢就让客人叫走了，这回您可得多抖搂点儿。

文三儿抿了口酒，有些醉眼朦胧：嗯，拜把兄弟那是不假，燕子李三比咱大几岁，我管他叫三哥。有一次我拉车出了一身臭汗，正坐在正阳门楼子下面乘凉，就觉着有什么东西掉在我脑袋上，仔细一瞧，原来是他妈栗子壳，嘿，谁这么大胆儿？敢往咱爷们儿脑袋上吐栗子壳，这不是活腻歪了吗？

二顺子：就是，这可得好好说道说道，敢跟文哥叫板？

文三儿：我抬头刚要骂，却发现上面连个鬼影儿都没有，再仔细瞅瞅，发现栗子壳是从正阳门大牌匾后面掉出来的，噢，我明白了，是三哥叫咱呢。那牌匾离地足有几十丈高，一般人瞅着都眼晕呀，除了我三哥谁还有这能耐？我就朝上喊：三哥，您找兄弟有事儿吗？话音没落，就见牌匾后面“嗖”的一道白光冲那楼角的飞檐去啦，再一瞧，您猜怎么着？我三哥一个倒挂金钩挂在了飞檐上……

二顺子听得眼睛有些发直，哑吧着嘴道：啧啧，文哥，这是真的？李三这么大能耐呀，您怎么没和他学学轻功呢？

文三儿眨着红红的小眼睛：这你就不懂了，江湖上是有规矩的，朋友是朋友，门派是门派，我和三哥是平辈朋友，各有各的门派和身份，哪有互学功夫的道理？

二顺子：噢，我还寻思着您和李三得经常切磋武艺呢……

文三儿打断道：好好听着，别他妈瞎打岔。

二顺子连连点头：哎哎哎，您接茬儿讲，接茬儿讲……

广义轩茶馆。

门庭若市的茶馆门前是出出进进提笼架鸟的爷们儿、过往客商……

方景林正同老王在二楼雅座里喝茶。

老王王一民，中共地下党员，方景林的联络人。

方景林：老王，如今日本军队在华北步步紧逼，我估计，战争恐怕是避免不了的，只是还不清楚会在何时、何地爆发，我们应该早做准备。

老王：是啊，这也是上级所关心的事。值此多事之秋，如今的北平城已经成了世界各强国间谍们的荟萃之地，战云密布，杀机四伏啊。你的辖区可是个热闹地界，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云集，消息应该不少。



方景林：嗯，我的责任区不算太大，南起煤市街南口，北至前门箭楼，东边是前门大街路西，西边以陕西巷为分界线。这片区域是北平市区治安状况最为复杂的地区，别的不说，就说那有名的八大胡同吧，至少有一大半都在我的巡逻区内，那儿人口密集，人员成分复杂，是北平最阴暗、最龌龊的地方。

老王：据我们的情报，你辖区内有个日本人开的笠原商社，对外经营日本纺织品及日用商品，但实际上是日本情报部门安置在北平城内的情报据点。总经理佐藤英夫背景极其复杂，此人很有可能就是日本情报部门在华北情报网的负责人，据说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就是他暗中操纵的结果，这是个很危险的敌人。

方景林：明白，我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先了解一下，这个商社的日文翻译张金泉我很熟，他去那儿当翻译前我们就做过几桩小生意。

老王：好，要充分利用这层关系，密切关注日本人的最新动向，随时给老家提供最新情报。战争迫在眉睫，你以后的担子会越来越重。另外老家还需要一批通讯器材和化工原料，你想想办法，搞到一些。

方景林：嗯，我会尽力，最近城里挺乱，人心惶惶的，倒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机会。

老王：好，今天就到这儿吧，我先走一步。

老王起身离去。方景林缓步踱至窗前，朝窗外望去……

各类小食摊、小吃店、饭馆、茶庄一一映入眼帘，白连旗哼着京戏段子，手里拿着个金丝绒包裹着的盒子，得意地晃悠悠穿行于热闹的人群中。

白连旗是正白旗人，祖上当过康熙皇帝御前一等待卫，也曾荣华富贵家财万贯，可到了他爷爷白云风那辈儿就开始坐吃山空，等到了他这一辈就只能靠家奴德子卖糖葫芦养着了。

白连旗哼着京戏《定军山》唱段：

[西皮快板]这一封书信来得巧，

天助黄忠成功劳。

站立在营门三军叫，

大小儿郎听根苗：

头通鼓，战饭造，

二通鼓，紧战袍；

三通鼓，刀出鞘，

四通鼓，把兵交。

向前个个有犒赏，

退后难免吃一刀……

白连旗兴冲冲走近德子的糖葫芦摊：德子——

德子正收一顾客的钱，闻声忙回过头来：哎，主子有什么吩咐？

白连旗凑近德子耳边说了几句，德子连忙收拾起摊子。白连旗面露得意之色……

德子：主子，您跟哪儿找到的？

白连旗：我屋里的顶棚上。起先我听着上面“噉噉喳喳”的像是有耗子在闹腾，我他妈一心烦就用鞋子打上去，谁承想打下这么个宝贝来。

白连旗打开丝绒布一角，露出精美的楠木盒子一角。

白连旗：瞅见没，正经楠木的，要不是宝物也不会搁楠木盒子装啊。我琢磨，这大概是咱家里最后的镇宅之宝了。唉，还是老祖宗心疼咱哪，藏些个宝物就是不想让咱过得太寒碜，这就叫车到山前



# 狼烟上平

必有路。哎，你倒是快点儿啊，麻溜溜儿的，甭耽误大事儿。

德子：哎，哎，这就好，这就好。

文三儿有些喝高了：那天我三哥倒挂在飞檐上问我，兄弟，今儿晚上有工夫吗？要没事儿就陪我泡泡澡去。我说行呀现在就走。三哥他一个鹁子翻身就飞下来了，飘飘忽忽地正落在我洋车座上，我扶着车把愣没觉出分量，要不怎么叫燕子李三呢……

二顺子跷起大拇指：啧啧，好身手！那后来呢？您跟燕子李三上澡堂子去了吗？

文三儿朝窗外一指：你看马路对过儿，那不是个澡堂子吗？瞅见没？我三哥洗澡就认那儿。那天也是该着有事儿，我们俩刚进澡堂子就让侦缉队的眼线给报了，我三哥脱衣服比我快呀，我裤子还没脱下来呢，人家已经窜进了池子里，等我脱光了正往里走，得，侦缉队的人也到了，好家伙，四条大汉进门就扑进热水池子，想把我三哥按住，你想啊，侦缉队的人是好惹的吗？没点儿本事想干侦缉队？门儿也没有。当时我慢了一步，晚进去几秒钟，就听见“扑通扑通”几声，您猜怎么着？我三哥一眨眼工夫就把四条大汉摞平在池子里啦，跟他妈扔面口袋似的。三哥他光着腚一个旱地拔葱蹿起两丈多高，只见一道白光从天窗射出去，天窗的玻璃“哗啦”一声都落在那四条汉子脑袋上，砸了个头破血流。我抄了块浴巾往腰上一围，也窜到了门口，只见我三哥站在澡堂的房顶上，像只老鹰一样一纵身就飞过马路，正落在路南的房顶上，他回头冲我一抱拳，身子一闪，没影儿了……

酒馆里的人都被文三儿的故事逗乐了。

小酒馆曲尺形柜台后，酒馆老板齐胖子笑骂道：文三儿，你就吹吧，反正吹牛皮不上税，你出门瞅瞅，从马路对过儿窜过来至少有十几丈远，李三长着翅膀哪？就算他真是只燕子，搁热水池子里泡一会儿羽毛也湿了不是？还飞得起来吗？除非他不是燕子，是没长毛的燕嘛虎。

大家都哄笑起来。

顾客甲：齐老板言之有理，民间关于燕子李三的掌故实在太多了，神乎其神真假难辨，哎，今儿个咱这儿最有学问的当属陆大记者，陆先生，还是您来说道说道？

顾客乙：是啊，陆先生，您就给大伙儿说说燕子李三的故事？

《京城晚报》娱乐版记者陆中庸慢条斯理地站起身，缓步走到曲尺形柜台前。

陆中庸扶扶眼镜咬文嚼字道：谬传，谬传，燕子李三的事我知道，此人原名李景华，京东蓟县人氏。李三出道后以偷盗大户人家为主，如洛阳警备司令白坚武，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国务总理潘复，军界巨头张宗昌、褚玉璞等，有时也偷盗普通商号。

顾客乙：那李三什么时候被抓住的？

陆中庸：民国二十三年，李三偷窃西单丽华绸缎庄时被北平侦缉队捕获。北平地方法院开始审理李三盗窃一案，指定蔡礼先生做李三的辩护律师，蔡礼先生和我是朋友，他认为所谓的燕子李三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江洋大盗，只不过是一个善于攀爬的普通窃贼而已，民间关于他的传说是被夸大了。李三后来被法庭从重判处十二年徒刑，服刑时病死在监狱中。至于文三儿和燕子李三曾拜过把子的说法，我看是不足为信，因为文三儿酒后往往不知道自个儿是谁，我记得他上次还说过曾和中山先生结拜过，当然了，那次也是在酒后……

众人又大笑起来。

齐胖子笑道：文三儿那是酒壮人胆，二两“烧刀子”一下肚就满嘴里跑舌头，行市也立马见长，要不怎么说是“酒腻子”呢。

众人狂笑不已……

“砰”的一声，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文三儿把空酒盅重重地墩在桌上，他的脸已成绛紫色，醉眼蒙眬。



文三儿站起身指着众人道：你们哪，都他妈的是……俗……俗人，井底的蛤蟆……你们见过多大的天儿？文爷当年在……在江湖上好歹有一号，你们知道吗？说出来吓死你们……

二顺子忙劝道：文哥，文哥，咱说咱的，甭搭理他们。上回您说在通州揍了一个少林寺的和尚，刚说了个开头，我还等着听下文呢。

文三儿摇摇晃晃地坐下：是吗？我说过吗？我……他妈的……怎么想不起来了？文爷这辈子揍过的人多了，还能都记着？

聚宝阁。

鳞次栉比的字画店、古玩店、小工艺品摊布满了琉璃厂街道，车来人往很是热闹。白连旗、德子装束整齐掀开门帘走进聚宝阁。

掌柜陈明泽笑迎上前：哟，二位爷来啦，里边儿请。鄙人陈明泽，是这儿的掌柜，还请二位爷多多关照。

白连旗慢悠悠地步入、坐下，漫不经心地将楠木盒子放在桌上，德子垂手站立一旁。

陈明泽谦恭地问：二位爷怎么称呼？

德子上前一步：这是我们家主子白爷。

白连旗欠欠身：白连旗。

陈明泽抱拳作揖道：噢，是白爷，久闻大名，幸会！幸会！

陈明泽盯着盒子打了个手势：伙计，上茶。

伙计给白连旗上茶：白爷，您请。

白连旗跷着二郎腿，用三个指头捏碗盖儿，先是用碗盖边儿撇撇茶沫儿，然后再把碗盖儿盖上，只留出一道缝儿，端起盖碗抿了一小口，茶水在口腔里像漱口似的转了几个圈儿才从容不迫地咽下去。

白连旗眯起了眼睛，心道：唉……几年都没喝到这么好的上等茶了。

白连旗不紧不慢细细地品茶：嗯，好茶，陈掌柜，这是明前的龙井新茶？

陈明泽跷起拇指赔笑道：这位爷道行不浅呢，茶能品到这份儿上，一定是大户人家出身。

德子牛气冲天地说：那是，我们爷祖上是朝廷命官，什么没吃过、没见过？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伙计过来给白连旗续水：白爷，您慢用。

陈明泽上下打量着白连旗，在他长衫一角的补丁处定格。

陈明泽心说：哼，蒙谁呢？就冲他穿得那寒碜样儿就明白了，这是个破落的八旗子弟，旁边这位吆喝的是奴才，祖上是朝廷命官顶个屁用。不过……那楠木盒子倒有点儿意思，闹不好还真有好玩意儿，看来这位爷是个等米下锅的主儿，他比你还急，我得沉住气，上赶着可不是好买卖。

陈明泽笑容满面道：这位爷，您慢用，我到里屋再给您取几样玩意儿来瞧瞧。

徐金戈正专心致志地给一双露了脚指头的布鞋缝皮包头，动作显得很熟练。

邮差顾客：哎，我说修鞋的，你快点儿成不成？我这儿还有一大包信没送出去呢。

徐金戈：对不住您嘞，马上就完，马上就完。

徐金戈的余光扫了一下对面的笠原商社。

两扇大门仍然紧闭着。

方景林巡视着走来，发现了不远处的徐金戈。

方景林自语：这人怎么那么眼生呢，跟这片儿巡逻也两年多了，没见过他呀。

方景林望了望不远处笠原商社的牌子，心中有了几分警觉，他缓步向徐金戈走来。

方景林心道：组织上指示我密切关注笠原商社的行动，但似乎有人已经提前行动了，眼前的这位



# 狼烟上平

修鞋匠会是哪路神仙呢？

笠原商社大门洞开，身穿黑色日本和服、足蹬木屐的笠原商社总经理佐藤英夫和西装革履的日文翻译张金泉走出大门。佐藤英夫身材粗壮，留着寸头，短短的头茬子像钢针一样竖起，显得很蛮横。

走在后边的张金泉穿着一身铁灰色的西服，系花领带，分头油亮，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

徐金戈的拇指和食指略微一使劲，粗大的绗鞋针便被折成两截儿。

徐金戈抱歉地对邮差说：哟，真对不住您，我的针断了，手头儿又没有备用的，这样吧，您先凑合穿着，我不收您的钱，明天这会儿您再来。

邮差嘟囔着：早说啊，耽误我那么些工夫。

徐金戈连连哈腰点头：对不住您啦，您多担待。

邮差不满地走了，徐金戈迅速收拾好工具，站起身准备走……

方景林拦住了徐金戈，他用手中的警棍敲敲工具箱问：喂！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徐金戈笑道：修鞋工具呗，您觉得里面该搁点儿什么？

方景林：甭，还挺各？我看你不像个修鞋的，把箱子打开，我要检查检查，快点儿！

徐金戈打开工具箱：得，您非要检查就拜托您快一点儿，我还有急事呢。

方景林装模作样地在工具箱里翻弄起来：喊，你一个修鞋匠能有什么急事儿？再急也不得阻挠公务，懂吗？

徐金戈望着远去的佐藤英夫和张金泉急躁起来……

佐藤英夫和张金泉已经拐过街角，这时胡同拐角处闪出一个戴礼帽的人，他朝徐金戈压压帽檐，追随佐藤英夫等人离去……

徐金戈释然了，他坦然地看着方景林检查工具箱……

陈明泽一手拿着个蚰蚰罐儿，一手拿着一对鸟食罐儿从门后走来。伙计又来给白连旗续茶水，被白连旗抬手挡住。

白连旗：已经是第三水了，不能再续了。

伙计不解地：为什么？

白连旗：这龙井茶沏第一水时味道还不足，第二水才恰到好处，再加一水不过是点儿余味罢了，起到的是回味的效果，茶喝到这份儿上就该换茶叶了。

陈明泽：伙计，换茶。

白连旗摇摇手：不必了。

陈明泽把几个罐子放在白连旗眼前的茶桌上：白爷，您瞧瞧，这几个玩意儿怎么样？

白连旗瞟了一眼，一脸不屑，他回头给站立身旁的德子使了个眼色。

德子打开盒子送到陈掌柜面前：陈掌柜，我家主子请您过目。

陈掌柜忙放下手中之物接过画轴：好好好，谢白爷赏脸。

陈掌柜不动声色地缓缓展开画轴，这是一幅兰竹图，他细看着，目光随着手指迫不及待地落在落款和印文上。

陈明泽心说：哦，马湘兰，明末清初的“秦淮八艳”之一，你还别说，她的传世作品可不多。咦，这个王稚登是谁呀？恐怕还得问问罗教授。嗯，这画儿有点儿意思，不像是假画儿，马湘兰不过是个秦淮歌妓，又不是什么大师级名家，仿作者似乎犯不上为个马湘兰作伪吧？从风格、技法和纸品的古旧程度来看，此画儿乃真迹无疑。



方景林拖着腔调问：你……住哪儿啊？

徐金戈：果子巷。

方景林：果子巷？那干吗跑煤市街来摆摊儿？

徐金戈：我说警爷，我在哪儿摆摊儿这好像不归您管吧？您还有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走了。

徐金戈背起箱子要走。

方景林：站住！谁让你走了？告诉你，我是在执行公务，对可疑人物进行盘查是本警官的职责，请你不要妨碍我执行公务，否则我有权逮捕你，明白吗？

徐金戈：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说我可疑，可您搜也搜过了，除了修鞋工具，您好像也没发现什么违禁物品，总该让我走了吧？

方景林摇摇头道：你暂时还不能走，因为我对你的怀疑还没有解除，从你的言谈举止上看，你绝不是个修鞋匠，我的判断没错吧？哦，你在摇头，也就是说你在否认我的判断，那么好，我们会把这件事搞清楚的，只要你跟我去一趟警局，一切都会真相大白，我想你不会反对吧？

徐金戈索性放下箱子：兄弟，你是学生出身吧？怎么当上警察啦？我一听你说话就知道，你不太适合干警察这行。

方景林微笑着：何以见得呢？

徐金戈掏出一个精致的烟盒向方景林让烟，方景林摆摆手拒绝了。

徐金戈：你说话文绉绉的，很注意白话文的语法句式，一听就知道是个擅长写文章的人，全北平的警察里像你这样的人恐怕不多见，他们大多是见了老百姓就瞪眼，见了权势者就摇尾巴，你呢，也想装出一副警察的蛮横嘴脸，可说不了几句话就得露馅，那种学生腔已经浸到骨子里了，想改都难。我说得没错吧？老兄，你当警察可有点儿屈才呀。

方景林：甬，你还挺能琢磨，要不我看你可疑呢，我还没见过这么伶牙俐齿的修鞋匠呢。

徐金戈不答话，自己点燃了一支香烟……

陈明泽不慌不忙地问：先生准备开什么价儿？

德子抢着回答：您是行家，是不是好货您一看就明白，我们主子不想多说话，他心里正后悔呢，您想啊，要不是急着用钱，谁会把祖传之物送到您这儿来？将来没法见祖宗啊，掌柜的，您说价儿吧，我们主子说了，他不想拿祖宗的东西发财，差不离就行了，这不是赶上事儿了吗？

陈明泽故作糊涂：哟，真对不起，二位爷可让我为难了，陈某眼拙，看了半天竟然看不出这是谁的画儿，这马湘兰是谁呀？我怎么没听说过？是哪朝哪代人？二位爷让我开价儿，我哪敢呀？要是连画儿的作者和朝代都闹不清，我怎么敢开价儿？二位爷，陈某耽误您点儿工夫，给咱介绍一下成吗？

白连旗和德子面面相觑傻眼了……

陈明泽微笑着看着白连旗。

白连旗镇定了一下，他起身踱步，慢条斯理道：掌柜的，这确实是我家的祖传之物，马湘兰就算再没有名气，可年头儿摆在这儿呢，您看这画儿的纸品，没个几百年到不了这份儿上，古物值钱就值在这个“古”上，说句不好听的，夜壶不值钱吧？可要真是唐朝的夜壶，那就成宝贝了，为什么？就因为年头儿摆在这儿。

陈掌柜笑眯眯地说：白爷，此言差矣，若是单看纸品，这倒好办，回头您给我一张宣纸，我出去溜达一圈儿，还甬出琉璃厂，有个俩儿钟头工夫，我就能给您拿回一张北宋的纸，要是赶上眼神儿差点儿的主儿，给当成五代的纸也说不定。这么跟您说吧，琉璃厂靠做旧吃饭的人多了去啦，您想把旧的

# 狼烟上平

整成新的他没那本事，可想把新的给整旧了那就是顺手的事儿。

德子有些烦了，他忍不住嚷道：掌柜的，您痛快点儿，要不要您一句话，要，您就开价儿，不要……您家有茅房没？我正闹肚子呢，就拿这画儿擦屁股去得啦。

陈明泽：唔……这样吧，我出十块钱，只当是赌一把，这要真是幅古画儿呢我算捞着了，要是假的我认赔，二位爷要是愿意，咱们现在就成交，怎么样？

白连旗：什么，十块钱？您拿我打擦呢吧？

陈明泽：没这意思，我是说，我只能出这个价儿。

白连旗：这样吧，我说个一口价儿，一百大洋，少一个子儿我不卖。

陈明泽故作轻松状：二位爷，既然价格谈不拢就算了，我也是有一搭没一搭，买卖不成仁义在，二位喝茶，要不再让伙计带你们在铺子里转转？

白连旗绷不住了，他无奈地起身向陈掌柜拱拱手道：掌柜的，您厉害，我算看出来，咱们就算再谈俩儿钟头，我白连旗也甭想在您这儿讨半点儿便宜，好吧，就按您说的价儿成交……

德子迅速抓起桌上的几个罐子抢上一步：再饶上这些。

陈明泽狐疑道：怎么，这位爷也好养鸟儿、斗蛐蛐？

德子讷讷地说：我哪有那命，是我们家主子喜欢这个。

陈明泽痛快地答应：好说，好说，权当是我送白爷的见面礼了，还请白爷经常惠顾小店，本店生意还得仰仗白爷您哪。

方景林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其实，我已经大致猜出你的职业了，只是还不清楚你属于哪个方面的人，如果你不愿意回答，或无法证明你的身份，我还是要把你带回警局询问。

徐金戈吸口烟：兄弟，对于一个普通警官来说，你的好奇心会给你带来坏运气，既然已经猜到了我的职业，何必还要知道得那么清楚呢？

方景林：对不起，如今北平城里你的同行太多了，我不清楚他们对我的国家是否怀有什么恶意，因此我必须搞清楚你的真实身份。

徐金戈叹了口气：你倒真是称职的警察，好吧，你看看这个。

徐金戈掏出证件递给了方景林。

方景林翻看了一下，马上还给徐金戈：哦，徐上尉，你是二处的人？对不起，打扰了。

方景林向徐金戈敬了个礼。

徐金戈拍拍方景林的肩膀道：老兄，别客气，咱们就算认识了，以后交个朋友，今天幸亏碰到的是你，要是碰到别的警察来盘问我，恐怕就不会这么愉快了。

方景林笑道：那会出现什么情景呢？

徐金戈：我会先给他两个嘴巴，然后再出示证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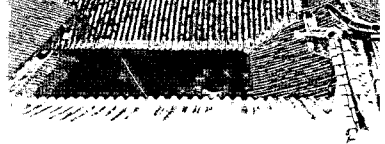
方景林：那为什么对我这么客气？

徐金戈盯着方景林的脸一字一句地说：因为你不——招——我——讨——厌……

方景林也不示弱：那我也恭喜你，幸亏你没有先动手，不然我会一枪撂倒你，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出枪速度。

两人对笑起来……

北平市黑道人物、三合帮帮主肖建彪和打手花猫儿走近酒馆，两个人上身穿白色杭纺绸衫，下身穿黑色细布宽腿裤，脚上是“内联升”的千层底青缎礼服呢面布鞋，肖建彪留着中分头，头发上抹了发



蜡,显得油光锃亮。

肖建彪、花猫儿走进酒馆。

伙计迎上来:二位爷来了,这边请。

两人在离文三儿不远处靠窗口的桌前坐下。

文三儿:就说那次吧,有位爷找我,说是八卦掌的掌门人,这位爷一把拽住我就不让走哇,想和文爷我过过招儿,嘴上还挺客气,说是以拳会友。我当时说,兄弟,好好的过什么招儿啊,我服了成不成?不成,人家死乞白赖要过招儿……

二顺子:他那是不知道您的厉害,您真该让他见识见识。

文三儿:没法子,咱只好陪人家玩玩,说好了是点到为止,可这位爷有点儿气盛,见咱让他两招儿没还手,就来真格儿的,一个刀掌朝我喉头切过来,当时文爷就有点儿烦了,这也忒不懂事儿了,咱让他两招儿是给他八卦门儿里留点儿面子,这小子怎么不知好歹呀?我心说得让他长点儿记性,年轻的,你得知道马王爷是几只眼……

二顺子:这话没错,文哥您得出手呀。

文三儿:当时我身子一闪,反手一个穿云掌拍在他胸口上,顶多就用了三成力,您猜怎么着,这小子就像个风筝飘出去一丈多远,蹦!跟张年画儿似的贴墙上了……要不是咱扶了他一把,这小子非把门牙磕下来不可。

听了文三儿的话,花猫儿恼怒地想站起身,但被肖建彪按下,示意他继续听。

齐胖子对陆中庸笑道:得,文三儿又喝高了,这主儿是一过四两就找不着北,可着四九城黑白两道谁也不尿,逮谁和谁撸胳膊挽袖子,光我听他吹就记不清这主儿揍过多少人了,可就是谁也没瞧见过。

陆中庸:呵呵,我倒是见过,不过是别人揍他,这个文三儿啊,就长了张好嘴儿,口才还不错,您还别说,他要是识字,闹不好真能混个记者干干,记者的基本功是什么?就是会吹呀。

齐胖子:那倒也是,文三儿别的不行,论吹牛可不比你们记者差。

白连旗嘴里嚼着糖葫芦坐在人力车上,德子在一旁小跑着。

白连旗得意洋洋:德子,今儿的饭辙算是有着落了,说吧,上哪儿吃去?今儿个咱可得抡圆了当回爷!

德子心有不甘地:主子,您说陈掌柜该不会蒙咱们吧?好好儿的一幅画儿才给咱十块钱,哪能他说多少就多少?货比三家,咱好歹也该多问几家呀,老祖宗留下的东西还会差喽?再怎么着也不止十块吧?要不还犯得着藏房梁上?

白连旗一撇嘴道:那怨谁?咱又不懂画儿,不瞒你说,我连“马湘兰”这仨字儿都没认全乎喽,那篆体字跟他妈蜘蛛爬似的,再者说了,咱也不知道这马湘兰是谁呀,闹不好就是祖上的哪位姨太太,在家闲得难受随手涂上几笔,你要是真拿它当了名画儿,那笑话可就闹大啦,白爷可丢不起那人。

德子:可我瞅那姓陈的就是拿咱当棒槌,没准儿倒让他捡了个大便宜,他要是发了,我可得找他去说道说道……

白连旗不耐烦地打断道:我说德子,你烦不烦哪,今朝有酒今朝醉,哎——把今儿个过好了再说,有句老话是怎么说来着:天上掉馅儿饼,您就甭问是不是三鲜馅儿的了。得,全聚德到了,停车停车,今儿个就挨这儿打发了。

白连旗下车给车夫付了钱,望着“全聚德”的牌匾感慨道:哎呀,老朋友,久违了……

二顺子吹捧道:文哥,我早瞧出来了,您是有真本事的人,平日里轻易不露真相,不是咱夸您,您呀,还真不是凡人。

# 狼烟上平

文三儿摆摆手：也不能这么说，文爷我也不是神仙，也是凡胎肉身，吃多了撑着也打嗝儿，睡着了也一样放屁咬牙吧唧嘴，要说和凡人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走南闯北见识多点儿，练功夫的年头儿早了点儿……

二顺子给文三儿续上酒：文哥，来，咱接茬儿喝。

文三儿还沉浸在自我陶醉中：唉，要说这八卦门里早先还出了几个人物，第一代掌门人董海川董爷还是有点儿功夫的，后来就不行啦，这些年可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喽。就说和我过招儿的这位爷吧，就那点儿三脚猫功夫也当了掌门人？这也忒不靠谱儿了，文爷打了他都丢面子，让江湖上的朋友说咱欺负人。二顺子，咱们是哪儿说哪儿了，这事儿可不能传出去，文爷丢不起那人。

二顺子把头点得像是鸡叨米：文哥，您放心，哪儿说哪儿了，哪儿说哪儿了……

肖建彪站起身朝文三儿走来，他拱拱手道：这位兄弟怎么称呼？

文三儿坐在那儿纹丝不动，只是翻开眼皮瞥了对方一眼，眼神中带着极大的轻蔑……就这么一瞥，把个二顺子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朝文三儿跪起大拇指。

文三儿斜视着对方口气很大地回答：姓文，单名一个爷字，你就叫我文爷吧。

肖建彪微微一笑：噢，文爷，这名儿起得好啊，失敬，失敬，在下肖建彪，江湖上的朋友送我个雅号“南城彪爷”，不好意思，在下想和文爷认识一下，不知文爷能否赏我个面子？

文三儿浑然不觉，说话像是吃了枪药：哟，还南城彪爷？没听说过呀，怎么着哥们儿，有话说有屁放。

花猫儿一听脸就变了颜色，他正要发作，被肖建彪轻轻按住，朝他使了个眼色。

肖建彪刚刚报出名号，曲尺柜台边的齐胖子和陆中庸都打了个寒战。

肖建彪笑眯眯地说：在下有一事不明，想向文爷讨教，刚才文爷好像是提到八卦门儿里的事，兄弟我耳背，没听清楚，文爷能否再和我说说？

文三儿梗着脖子：没什么大事儿，也就是教了那掌门的几手活儿，怎么啦？

肖建彪：是这么回事，我今天到这边来看个朋友，不巧朋友不在家，我本想坐这儿等一会儿，碰巧听见文爷正说八卦门儿里的事，我若是没听见也罢啦，可既然听见了我就不能走了。说出来让您笑话，在下正是八卦掌弟子，也学了几乎三脚猫功夫，不好意思，那位掌门人还是我师兄，既然文爷教了我师兄几手绝活儿，今儿个也该让我见识见识，这样吧，先让我这位小兄弟和文爷讨教几招儿怎么样？

文三儿不吭声了，酒劲儿正渐渐消退……

肖建彪回头喊道：花猫儿，跟文爷好好学几手。

花猫儿走上前来，他长得很粗壮，个头足有一米八，胸大肌鼓得很高，脖子和脑袋几乎一样粗，肩膀宽宽的，整个身子呈上宽下窄的扇子面儿，看着就令人生畏……

齐胖子小声说：这下可褶子啦，文三儿今儿可是一头撞在阎王爷的裤裆上了。

陆中庸轻声道：这位南城彪爷可是南城大名鼎鼎的三合帮帮主？

齐胖子压低声音：可不是咋的，黑道上可有一号，连警察局局长都让他三分，文三儿这小子真他妈不知深浅。

花猫儿跨上一步朝文三儿拱拱手道：来吧，你先出手……

花猫儿手形一变，立了个门户，拉开架势。

文三儿酒醒了：我说哥们儿，这不合适吧，这酒馆的齐老板是我朋友，咱们挨这儿过招儿，我倒无所谓，可齐老板受得了吗？这锅碗瓢盆的打烂了……

肖建彪打断道：没关系，您尽管招呼，打烂的东西算我的，齐老板那儿我自个有交代。齐老板，您说呢？

齐胖子慌忙点头：彪爷您随意，您随意。小店还仰仗您照应呢。

肖建彪一指花猫儿阴笑道：文爷，您听仔细喽，连我的人都算上，您打死白打，绝对用不着您偿



命，放心吧您哪。

文三儿：可这不合武林的规矩呀，就算是以武会友，也得先送个帖子，定好日子，还得找个僻静地方摆场子，这不是一天半天的事儿，哪能上来就比画？这样吧，你们先合计一下，我先回去等着，等你们合计好了，把帖子给我送去。

文三儿说罢站起来要走。“啪”的一声巨响，肖建彪一掌拍在桌子上，桌上的酒壶酒盅、碟子筷子都蹦起老高。

肖建彪怒道：花猫儿，给我抽这丫挺养的，给脸不要脸的东西……

文三儿的左脸冷不防被花猫儿重重扇了一记耳光，他被抽得转了个圈儿，还没缓过劲儿来，右脸又挨了一记耳光，文三儿又逆时针转回去……

二顺子惊恐地用手捂住了双眼……

肖建彪不屑地骂道：孙子，瞧你那两步走，弯腰弓背的就像个虾米，走起路来脑袋还他妈一探一探的，一看就是个拉车的货。你要是练过武，这世上就没“武”了，都他妈叫“六”吧。

花猫儿对着文三儿的脸又左右开弓地抽起来。文三儿见花猫儿的左手又挥了过来，他连忙用双臂抱住脑袋想护住脸，谁知对方的掌倏然化成了拳，眼瞧着朝他右边的软肋狠狠捣过来，文三儿飞快地改变路数，又将双臂护住了两肋，这下他的脸又暴露无遗，人家那一拳本来就是虚招儿，花猫儿攥紧的拳头在半空中又化做掌，“啪！啪！啪！啪！”又是四个耳光……

二顺子溜到桌子底下，惊恐地闭着眼……

齐胖子和陆中庸捂着耳朵胆战心惊地看着。有些顾客赶紧溜走……文三儿的惨叫声不绝于耳……

陈府管家老侯跟着陈明泽乐颠颠地走进屋。

老侯：东家，整个琉璃厂都在议论您收的那幅画儿呢，这消息传得比电话还快，而且越传越走样儿，有的说聚宝阁收的古画儿是唐朝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也有人说是北宋米芾的《天降时雨图》，您瞅瞅，越传越邪乎。

陈明泽：让他们传去，越邪乎越好，咱聚宝阁这回算是出大名儿了。

老侯：还是东家好眼力，一眼就瞅出那两棒槌是给您送钱来的。

陈明泽笑道：呵呵，我倒是挺喜欢这些破落的八旗子弟，他们要总是吃喝不愁，那琉璃厂一半儿的买卖都得开张，正因为有了这些人，咱琉璃厂才日渐繁荣。对了，就这幅画儿上的人名我还有点儿吃不准，得去问问罗教授。

老侯：罗教授可是收藏大家，他老人家古玩字画、金石玉器、钟鼎彝尊无所不通。

陈明泽：可有一样我得提防着点儿，这位爷是金石、瓷器、字画、青铜器样样都喜欢，人家收藏没有偏重，见一个爱一个，凡是看中的东西，倾家荡产也要搞到手，你把我话搁这儿，罗教授肯定会缠着我买这幅画儿。

老侯不解地问：那加价就卖给他，我看罗教授出手挺大方的，咱卖谁不是卖？

陈明泽：嗨，他能有多少钱？这位爷每月挣二百五十块大洋还不够他折腾的，熟人之间谈生意最尴尬，开价低了自己吃亏，开价高了又伤面子，我宁肯和洋人做生意也不愿和熟人做。老侯，赶紧叫文三儿备车，我现在就去见罗教授。

老侯：文三儿不在，我刚才还找过他呢，人没了，车倒还在。

陈掌柜火了：给我找去，这混蛋肯定又去酒馆了，你问问这小子，还不想跟这儿拉包月了？不想干就给我滚……

老侯：我这就去，文三儿这小子也忒不像话了，不出车的时候他手往袖子里一揣，四处溜达，横草

# 狼烟上平

不拿，油瓶倒了都不扶，一点儿眼力价儿也没有。您瞅他个头不高吧还挺能吃，上次吃炖肉这小子连吃了二十多块肥肉，吃得都直蹿稀，您瞧他那点儿出息。

陈明泽：照理说这能吃的人都能干……

老侯比画着：嘿，这话到了文三儿这儿就得反过来说，他是能吃不能干，能怎么偷奸耍滑就怎么来。

陈明泽：你去，先把他给我找回来出车，办完了这档子事就叫他滚蛋！

老侯：对，东家，早该让他滚蛋了。

文三儿嘴角上挂着血，脸也被打肿了，正在捣蒜般的磕头，讨饶。

文三儿哀求着：肖爷，肖爷，您饶命，我文三儿服啦，哎哟……您饶了我吧，您大人大量……您宰相肚里能撑船……您就拿我当个屁，放了得啦……

肖建彪给逗乐了：嘿，这小子嘴儿倒挺好使，还他妈一套一套的，花猫儿，你先歇歇手，我倒想听听这小子要说什么。

文三儿磕着头：谢谢肖爷，谢谢肖爷，我知错啦，我这张臭嘴欠抽，您不打那是您心疼咱，回头我自个儿打……我跟您说实话吧，都……都是这酒闹的，今儿个我就像中了邪，几口马尿一灌就不知天高地厚，要不是肖爷您管教，我今儿个还不知道得闹出什么乱子来呢，肖爷，您就是我亲爹……

肖建彪哭笑不得：得啦，我可有不起你这样儿的儿子，给你当爹？我他妈栽不起那面儿，你说说吧，你一个臭拉车的，吹什么牛不好？非要和八卦门儿里过不去，你要说不清楚我今儿个打断你的狗腿。

文三儿连忙讨饶：肖爷，肖爷，您听我说，您说得没错儿，我就一臭拉车的，是不该嘴欠，可今儿个……不是多喝了儿口嘛，哪知道刚一吹就碰上肖爷您啦，肖爷，天地良心呀，不是我成心要拿八卦掌开涮，是头几天我在筒子河看见几个练功夫的，我听了一耳朵，只记住有个叫董海川的，是八卦掌的祖师爷，别的我都没记住，得，今儿个喝高了，一不留神就把八卦掌带出来了，咱不是想舒坦舒坦嘴嘛，得嘞，我文三儿以后一定长记性，再不敢胡说八道了。

花猫儿抡拳又要打：你他妈就欠抽！

肖建彪给气乐了：花猫儿，别打了，这小子连个小混混儿都算不上，揍他都失我的身份。我再问你一遍，你叫什么？

文三儿：谢谢肖爷，谢谢肖爷，我叫文三儿。

花猫儿又给了文三儿一脚：彪爷问你大名儿叫什么？

文三儿：回彪爷，我……我没大名儿呀，我爹妈还没来得及给我起名儿就死了，我是在叫花子群里长大的，弟兄们都管我叫文三儿。

肖建彪：妈的，还以为是什么武林高手，闹了半天是个臭叫花子，真他妈晦气，花猫儿，快去洗洗手，别把晦气带回家……

老侯佝偻着身子在街上走着，他在小酒馆门前停下，看看门匾走了进去……

老侯破门而入，四处张望着发现了文三儿。

老侯走上前骂道：文三儿，你懂不懂规矩，出门儿连个招呼都不打？掌柜的要用车，正满世找你，你可好，跑这儿灌马尿来了，东家说了，您能干就干，不能干您走人，聚宝阁可不缺拉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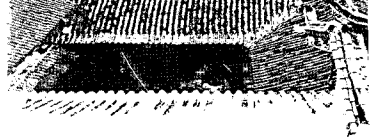
文三儿抬起了脑袋。

老侯吃惊地看着文三儿：哟，怎么啦？谁把你打成这样？

文三儿梗着脖子：没事儿，碰上个朋友，闹着玩呢。

肖建彪在一旁笑着：没错儿，我刚才和文三儿划拳，谁输了谁就往脸上扇一下，文三儿老输，就成了这副模样儿。你回去和陈掌柜说一下，就说是我肖建彪硬拉文三儿陪我喝酒的，要是耽误了陈掌柜





的事，我给他赔不是，希望陈掌柜能给我个面子。

老侯浑身一激灵连忙向肖建彪鞠躬道：哟，敢情您就是南城彪爷，给您老请安了。

肖建彪：怎么着，你也听说过我？

老侯点头哈腰道：那是，四九城谁不知道您彪爷的大名，彪爷也认识我家陈掌柜？

肖建彪：不认识，不过琉璃厂的聚宝阁谁不知道？刚才你要不提，我还真不知道你们是聚宝阁的人，回去替我给陈掌柜带个好，听说他今儿个做成笔大买卖，我肖建彪向他道喜啦。

老侯欠了欠身子讨好道：哟，彪爷真是消息灵通，这事儿您老也听说了？

肖建彪：整个琉璃厂都传遍了，我能不知道吗？你们走吧，赶明儿我抽空一定去拜访陈掌柜。

老侯：谢您嘞。

老侯和文三儿鞠躬退出了酒馆。

老侯亲热地拍拍文三儿的肩膀：老文哪，以前我还真走了眼啦，你跟彪爷这么熟，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起过？不够意思，跟我还掖着藏着？

文三儿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你是说老肖呀？那是我大哥，平时也不常见面，今儿个他多喝了点儿，非让我陪他玩，这不，就玩成了这样，没办法，谁让他是我大哥呢。

老侯看着文三儿红肿的脸狐疑道：你们兄弟见面就这种玩法？你看你脸都成什么样儿啦。

文三儿摸摸脸说：这就是你老侯少见多怪了，这刚哪儿到哪儿呀？我们平常玩得比这还邪乎，划拳输了罚酒有什么意思？别说扇几个嘴巴，就是从油锅里捞秤砣也不能赖账，输了就得认账。

文三儿说着亮出胳膊晃了晃。

老侯的脸色有些发白：老文哪，我看出来了，您是条汉子，我老侯眼拙，平时要有什么得罪，您还得多担待点儿，往后有用得着我老侯的地方，您只管言语。

文三儿瞟了老侯一眼干笑道：老侯呀，您往后少在掌柜的那儿敲锣边儿上眼药儿，我文三儿就知足喽……

老侯有些尴尬：看您说的，咱老侯是那种人吗？

## 第二章

天津卫码头。码头上货物堆积，河面上各类船只穿梭而过。岸边还停靠着一些挂有各国旗帜的商船。

天津卫黑道海河帮帮主“海河蛟”双手交臂，骄横地站立于空场地中间，其手下一群弟兄严阵以待，立在空场地四周。

孙金发领着小二、秃子等几个天津混混儿晃着膀子走来，混混儿们小帽歪戴、衣襟敞开的打扮。孙金发五十多岁，干瘦的脸上布满皱纹，其间还点缀着几粒麻子，他一副满不在乎的老流氓样，走起路来晃着膀子。

孙金发是天津卫有名的混混儿头儿，人称孙二爷。既为混混儿，就经常有可能与道上的其他团伙发生利益冲突，这事儿要是搁在北平，少不了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而天津混混儿讲究的是文打，这不，今天即是孙金发与“海河帮”帮主“海河蛟”文打的日子，起因无非是争夺地盘。

孙金发率领天津混混儿们与“海河蛟”对峙着。

“海河蛟”喊道：姓孙的，你他妈敢抢大爷我的地盘，是不是活腻了？想找死你说话！

孙金发一言不发，走到“海河蛟”面前斜视着他，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突然孙金发抱着脑袋一夹裆侧躺在地上：“海河蛟”，有种你就打死爷爷，不敢下黑手就他妈滚蛋！

“海河蛟”怒了，他运足了气照孙金发的软肋就是一脚：好啊，大爷我今儿就弄死你！

孙金发面不改色大叫道：舒坦，真他妈的舒坦，再来两下……

“海河蛟”又是几脚：我叫你舒坦！叫你舒坦！王八蛋……

孙金发却即兴说起了天津快板来：爷住天津卫呀，是嘛也学不会……

“海河蛟”上前“通通”又是几脚。

孙金发仍是面不改色：学会了日你妈呀，是专和你妈睡……

“海河蛟”怒不可遏，一阵雨点儿般的拳脚落在孙金发身上：我操你祖宗！

“海河蛟”疯狂地踢打着孙金发……

天津混混儿的文打很独特，先派出一个最“横”的混混儿单刀赴会，到对方地盘上叫板，这位爷既不带家伙也不会武功，说白了就是去找挨揍，一般是从你家十八代先人骂起，再向五服之内蔓延，污言秽语不绝于耳，非把你骂得火冒三丈揍他不可，你若是不揍，他就当你是不敢揍，你就得认栽。若是你不敢把他往死里打，那也算“尿了”，摆席赔礼让出地盘不说，往后不管在哪儿碰上，您还得鞠躬叫爷。俗话说“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孙金发正是靠这门手艺吃饭的人，既然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那么在混混儿群里，孙金发理应是状元。

孙金发被打得鼻青脸肿却依旧不歇嘴：有嘛呀，你“海河蛟”也就这点能耐，蹲着撒尿的主儿……

“海河蛟”怒不可遏，又是一通拳脚……

陈明泽家是个三进门的四合院，院内花草茂盛，一个少年在院内玩耍。

老侯匆匆走来，他朝少年笑笑：少爷，今儿没上学呀？老爷在家吗？

少年边骑自行车边回答：应该在吧，您自个儿瞅瞅吧。

老侯：噢，噢。